



唐書
廿八



伊 8
1735
242



1735
242

崔徐蘇豆盧列傳第三十九

西川屯鳳
氏書

唐書百十四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
 中宗為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
 歎美之及已封即命銘朝覲碑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
 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
 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
 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
 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容久必為亂天下
 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
 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滸列鋪率稅檢覆稽畱加主司僦略邀
 丐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況陛下乎有如師典費廣雖倍
 算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

此係八明
月八年治
卽山同八
所購以贈
書圖



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修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子融爲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謨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諡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爲融所獎引爲服總麻六子其聞者禹錫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諡曰貞翹禮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從

從字子乂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爲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廬墓手藝松栢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臯引爲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寃縱不治俄得真盜臯卒劉闢反欲并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闢

吏

方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史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賂從一限出之後遂爲法裴度爲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爲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內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儵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爲功至不治道輜車畱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貸俄授陝虢觀察使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很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卽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金從不肯答用是不

得相長慶初繇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
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
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寶曆初爲東都畱守
故事畱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畱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召
拜戶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喜從求除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
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貨產
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算又賀麴牟其羸以佐用度從皆蠲除
之官吏俸帛常加倍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年
卒年七十二下有割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諡曰貞從爲人嚴偉立
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
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

致仕

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
史河東鄭儋表爲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讒坐貶從爲中丞奏
以自代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爲榮卒
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彥曾

慎由字敬止聰警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
異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入爲右拾遺進翰林學士授湖南觀察
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戶部侍郎判戶部始慎由苦目
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愈而召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與蕭鄴有隙鄴輔政引劉瑑而出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宗
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
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惡之不答鄴等乘是譖
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

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諡曰貞子胤別傳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
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
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
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
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
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忿必殺
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
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
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倚駢爲姦利者安潛
皆誅之數更除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
誣以罪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劍南召爲太子少師

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爲少師東都畱守青州王
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
不得入而還後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諡貞孝安潛於吏事
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彥曾咸通初繇太僕卿爲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卞急爲政剛猛
徐軍素驕而彥曾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初蠻寇五管陷交
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
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稟賜乏請
無發兵復畱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
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達泗口
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彥曾命牙將田厚簡慰
勞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館擊賊勛遣吏給言士思歸不敢

遇請至府解甲自歸彥曾斬其吏勛陷宿州發膚錢募兵忘命者
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岸譟而進彥曾料丁男乘城或勸率眾
奔兗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于
眾俄而勛傅城城中大霧如墮彥曾悉誅賊家屬勛眾四面超墉
入囚彥曾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說勛曰貴者不竝處今朝廷未以
畱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勛乃殺彥曾於寢自監軍使逮官屬皆
死始彥曾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爲血署張佛筵液蜜
爲人一昔鼠齧皆斷首徐有子亭下瀦水爲沱彥曾導清河灌之
鑄石龍首注漚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龐清河崔望也爲
吞噬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錄其子祐之爲滎陽尉徐吏有路審
中者彥曾知其能頗任之旣遇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
州審中率死士應官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後位嵐州刺

史鄭畋謂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罷
武城令客於徐勛脅以官不從彥曾官屬被囚鐸潛饋資糧及死
爲收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賜銀緋僚官
焦璐溫廷皓李悅崔蘊柳泰盧崇嗣韋廷範贈官有差錄其子官
之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行山下僻
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
戶韋暉善判司士李巨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
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進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
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爲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
常少卿以修武后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爲衛州刺史政善狀璽書
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縟擢修文館

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己子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爲文稍彊澀然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爲戒世云

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逮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爲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閒徹清密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爲真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

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爲天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爲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論著行于時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祖寬隋文帝外孫爲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款擢累殿中監子懷讓尚萬春公主詔寬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

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定復其舊姓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爲司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宫尹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爲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宣烝窺間王室戮忠戚缺冀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元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略可述者附左方

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侍御史來子珣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格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槩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摺紳爲慶會赦還除監察御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爲過卒贈貝州刺史

崔徐蘇豆盧列傳第三十九終

唐書百十四

唐書百十四

狄郝朱列傳第四十

唐書百十五

唐書百十五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闔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闔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

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之賢如本立者不尠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歧州亾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

真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人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畱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誑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

承

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卽臣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卽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

承

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臣反何耶對曰不臣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

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徃以浸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飢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亾固存之

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饟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

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數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瑱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伎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

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爲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爲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

唐書百十五
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景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卽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子光嗣景暉

光嗣聖曆初爲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爲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別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虐民苦之因共毀其父生祠不復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鎮魏博始奉葺之血食不絕族孫兼謨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使府剛正有祖風令狐楚執政薦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勸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賊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旣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爲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

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
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
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爲陛下守土宣國
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貽弊一方爲諸道缺望
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貶蔡州別駕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
還爲尚書左丞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爲傅俄領天平節度使
辭疾以祕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第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
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贈之已能
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貞觀中一進士解褐著作佐
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慎再轉滕王友恥爲王府屬棄官
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淇江

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
胡牀體胖安餐乾糲不顧密畀料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謀入拜
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
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
邇娑寐案其方書爲祕劑取靈蘄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
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
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拜盧伽逸多爲懷
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
宰相皆畱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
庸待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羣臣皆荷
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
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

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壻。」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旣過，有橫刀伏草中。先帝斂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使李仁實欲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

大
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譴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帝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少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

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
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卽死諉臣
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
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
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
玷不能害與舅許圜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
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
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斷夷祖父棺冢自是訖后世將刑人
必先以木丸窒口云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
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責報於人

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
中書令李敬玄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
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
事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
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旣
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
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
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
祖當滎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
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
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
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

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之不保何十二帝
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遺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
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况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
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
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
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不鼎食卽向
時祕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遺廬遺糟粕
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
之安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
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
其彙史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
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煩重

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
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
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
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
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
絜其爲人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
善貶涪州刺史旣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
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
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
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
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
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崔寔

仲長統王朗曹叅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爲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竝褒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千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祕書監諡曰元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暉負半千魏知古共諡爲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銜怨仇皆以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二王韋陸二李杜列傳第四十一

王絳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陽徙雍咸陽父弘直為漢王元昌友王好畋游上書切諫王稍止然益疏斥終荆王友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記室任希古希古它遷就卒其業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領沓墨民詣府訴府曹素相餉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轉洛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神功初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為疑荀訥謂禮有

而

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
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
奏昔張猛諫漢元帝乘船危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阿危峭墜道
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踐畏塗哉后爲罷行方慶
嘗以令基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羣臣不遵
用頽紊教誼不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義之書方慶
奏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
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
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
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
序其代閱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歆其寵以老乞身改麟臺
監修國史中宗復爲皇太子拜方慶檢校左庶子后欲季冬講武

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
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
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
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
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
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是歲真拜左庶子進封
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
太子名者晉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爲太子更弘爲崇沛
王爲太子更賢爲文今東宮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協舊典
制可長安二年卒贈兗州都督諡曰貞中宗復位以東宮舊臣贈
吏部尚書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
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爲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祕府圖畫

皆異本方慶歿後諸子不能業隨皆散亾孫備六世孫璵別傳璵曾孫搏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爲不誣矣

備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參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備至虜中脅說禍福虜乃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備六世封石泉云備孫遂

遂好興利操下以嚴累遷鄧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軍使與度支

潘孟陽爭營田事憲宗怒出遂爲柳州刺史親吏韋行素柳季常當受課料兩池吏見遂斥卽抵以罪始詔書出左丞呂元膺劾遂補吏犯賊法當坐而詔稱清能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兵宿淮西亟財賦藉遂幹彊拜宣歙觀察使蔡已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爲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辭卿職換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三百萬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于時析齊爲三鎮卽拜遂沂兗海觀察使遂資編刻杖扑皆踰制盛夏治署舍牆垣程督慘峭將吏素悍戾遂輒罵曰反殘賊人人羞忿裨校王弁與役人浴于川語曰天方雨牆且毀等罪耳乃謀亂明日遂方燕弁率其黨挾兵進遂驚匿厠下執而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實官屬李矩甫皆死弁自知畱事帝以沂海新定畏青鄆亦搖乃拜弁開州刺史

至徐州械送京師斬東市監軍上遂所製杖出示於朝爲戒云
搏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刺史久之
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爲
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
領二浙故畱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嫡
后搏請因赦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
中官權盛帝欲翦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宦不平構藩鎮
內脅天子搏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
奄人盜威福偪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
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搏竝位素忌搏明達有謀卽劾
搏爲中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搏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已復輔
政卽誣搏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疏

其尤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參軍
事賜死藍田驛

韋思謙名仁約以近武后父諱爲嫌遂以字行其先出雍州杜陵
後客襄陽更徙爲鄭州陽武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
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
小疵棄大德邪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懼
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
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猶直觸機輒發暇卹
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子
邪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
爲數旬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
軒檻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裁武侯將軍田仁會誣奏御史

張仁禕帝廷詰仁禕懦不得對思謙爲辯其枉因言仁會營罔陷人不測者詞旨詳暢帝善之仁禕得不坐累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性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鵠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涕泗冰須俯伏號絕詔給扶侍轉司屬卿復爲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或以爲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息邪垂拱初封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幽州都督子承慶嗣立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爲篤孝擢進士第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功承慶見造作玩好浮廣倡優鼓吹謹譁戶奴小人

皆得親左右承顏色恐因是作威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太子頗嘉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太子廢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畱思雖大詔令未嘗著藁失大臣意出爲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艘若亟毀而敗則是底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畀小人哉書聞不報未幾復爲舍人掌選病免改太子諭德歷豫虢二州刺史有善政轉天官侍郎修國史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

承慶召使爲之無桡色誤辭援筆而就衆歎其壯然以累猶流嶺
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祕書員外少監召監修國史封扶陽
縣子詔撰武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黃門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
其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黃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尚書諡
曰溫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
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感寤爲均愛世比晉王覽第進士累調雙
流令政爲二川最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
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
卽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陳永淳後庠序
隳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閥後生以微幸升寒
族平流以替業去垂拱間仕入彌多公行私謁選補逾濫經術不

王

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入
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海內知嚮然後審畀銓總各程所能以
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
數年不絕大猾伺間陰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行楚
慘類自誣服玉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藉藉咸知其非而鍛鍊
已成不可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夷相緣共坐者庸可勝道彼皆
報讎復嫌苟圖功求官賞耳臣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
垂拱以來罪無重輕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
天下瞭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爲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
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
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爲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

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大夫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未幾，承慶知政事，嗣立以成均祭酒徙魏洛二州，政無它異。坐善二張，貶饒州長史。繇相州刺史入爲黃門侍郎，轉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爲封戶者。亟於軍興，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附租庸輸送不納。嗣立建言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蟲傷露，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

二
下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戶部丁六十萬人，課二絹，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纔百萬匹，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曾不半在。比諸封家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橫恩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皂，凌突侵漁，百姓怨嘆，或貨易斷盜，誅責紛紜，曾無少息。下民窶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徼幸，比肩接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賦汗，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亾限，員外置官吏困，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設爵待士才者有之。

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據正遠僥倖之門僥倖開則賢者
隱矣賢者隱則人不安國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
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
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澤凡諸曹侍郎兩省二
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
太平帝不聽嗣立與韋后屬疏帝特詔附屬籍顧待甚渥營別第
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賜況優備因封嗣立
逍遙公名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椹藤盤數十物唐隆
初拜中書令韋后敗幾死于亂寧王爲救免出爲許州刺史以定
策立睿宗賜封百戶徙汝州入爲國子祭酒太子賓客坐宗楚客
等削遺制事不執正貶岳州別駕再徙爲陳州刺史開元中河南
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卒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諡曰孝初

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爲天官侍郎及知
政事父子竝爲宰相世罕其比有二子恒濟知名

恒開元初爲礪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
朴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恒有經濟才
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轉給事中爲隴右河西黜陟使時河
西節度使蓋嘉運恃左右援橫恣不法妄列功狀恒劾奏之人代
其恐出爲陳畱太守卒

濟開元初調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旣衆謝有詔問所
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是擢濟
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竝貶爲刺史濟四遷戶部侍郎爲太
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
之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守子與夏令亦

以能政聞

嗣立孫弘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爲翰林學士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當草詔書辭不如旨罷學士累遷度支郎中張仲方黜李吉甫諡得罪憲宗意弘景撻助出爲綿州刺史李夷簡鎮淮南奏以自副召入再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時蕭俛輔政弘景議論常佐佑之還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歷陝虢觀察使召拜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綱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風修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

是惶恐去遷禮部尚書東都畱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爲長慶名卿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伯父東之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爲來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讐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它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

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橐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柙生平所緘鑰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竝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旣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

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畱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劔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

唐書百七十六
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弟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諡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

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畱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四世孫希聲

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爲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爲右拾遺時儉腐秉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凋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元方從父餘慶

餘慶陳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未顯兄玄表喈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辨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曆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諭以恩信蕃酋率衆內附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后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

唐書百十六
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爲河南河北宣撫使
薦富春孫逖京兆韋述吳興蔣冽河南達奚珣後皆爲知名士遷
大理卿終太子詹事諡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
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
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初武后時酷吏用事宗朝佯臣貴
主斜封大行蹈利膏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
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

子瑛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
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爲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澠池令累遷
兵部郎中東曠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擢勒姦豪人不敢
犯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佗宰相俾陰廉嵩短瑛曰與人交過
且不可言況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

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奔瑛至徹之而虎不爲暴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
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俊共救其亂宜撫納遺賍而保全之觀
時變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糧劫衆而興但恣殘剽所
過失望竊爲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
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
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
戰駐蹕山死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及
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
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
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除右千牛衛將軍帝
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

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病免召爲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飢詔爲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爲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爲朕卧治爲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禦寇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畱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亾命汗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剿絕元惡且搖亂胎禍憂未旣也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旣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游燕但檢校閣中及善卽移病餘月后不復問歎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

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諡曰貞陪葬乾陵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須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齋贈制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黃門侍郎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睿宗它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卽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

若馱于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
開元三年卒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後少子
伊衡以妾爲妻鬻田宅至兄弟訟閭家法遂替云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
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卽視事
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爲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
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僞莫辨卽欲攪亂一
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旣乃除荊州司馬吏歌
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浸知名入爲司刑丞與
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
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
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

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設何預
秋官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爲守法擢鳳閣舍人
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
季秋出黎華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
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卽爲災故曰冬無
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
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
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真宰相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
后以爲面欺左遷溱州刺史入拜司刑卿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
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
盡論其罪景佺以爲脅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爲秋官尚書坐漏省
內語降司刑少卿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初名元方

垂拱中改今名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志邪擢四科第累轉司禮少卿出爲本州刺史改冀州遷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男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聽致仕中宗還京師召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斂自爲文祭之贈侍中諡曰成

子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謔言婚上或要巧謬寵至景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普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曩生非彊幹弱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繇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

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林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典選七年卒以贓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爲濟陰太守徙馮翊天子幸蜀陷於賊脅以僞官憂憤死贈禮部尚書

二王韋陸二李杜列傳第四十一

唐書百十六

唐書百十六

裴劉魏李吉列傳第四十二

唐書百十七

唐書百十七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生休澣它
 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就辭不舉服勤十年
 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補濮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
 寢遷黃門侍郎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
 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
 正一於東宮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為中宗改中書令
 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
 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徒
 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
 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
 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與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

虞曷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
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以定策功封
永清縣男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
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
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亾
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
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
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爲帝未嘗
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
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
賢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旰曰炎受顧託身
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

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擘參鞫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
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
左衛率蔣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
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
劾或勉其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儋
石之贏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
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媚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
知云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元範者申州義陽人介
廉有才以炎故流死雋州炎從子佺先

佺先未冠推蔭爲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后召
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法當誅尚何道佺先對曰陛下唐家婦身
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

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炎爲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怒臣愚
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動不可不懼
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瀼州歲餘逃歸爲吏蹟捕流北廷無
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妻有黃金駿馬牛
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廷屬京師多其客詞候朝廷事聞
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授爲武后謀曰讖言代武者劉劉無彊
姓始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叶亂社稷憂也后謂然
夜拜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賜墨詔尉安流人實命殺之他
先前知以橐它載金幣賓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
鬪爲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姍誚更遣
使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使尉安有罪而不曉朕意
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繇是他先得

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他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督
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說右之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
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
東京畱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
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伯藥曰子翼言人人都不憾貞
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
所居爲孝慈里母已喪召拜吳王府功曹參軍終著作郎弘文館
直學士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
郭竝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
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
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給事中同兩省先是姊爲內官武后

遺至外家問疾。禕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嵩州。后爲丐還，除中書舍人，儀鳳中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異謀。禕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馮陵，不足校願。戢威紆百姓之急，帝納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冀蓬在麻，不扶而挺也。后旣立王爲帝，以其參奉大議，愈親之，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方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爲一體乎？禕之引咎於已，忠臣也。納言王德真推順曰：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爲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

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曰：禕之乃負我，垂拱中或告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鞠治，以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后以爲拒制，使賜死于家。年五十七。初，禕之得罪，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禕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由已，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陳，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爲表，子號塞不能書。禕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悵歎其文，后惡之，貶翰巫州司法參軍。思鈞播州司倉參軍，睿宗嗣位，贈禕之中書令。翰者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畱，卽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

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云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嶺外旣廢不自護藉乃馳逐爲生事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政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寢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士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閒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取捨淆紊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佞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

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竝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爲制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庹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閒非其選至爲人擇官爲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程較旣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

而人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
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
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梁肉故當衰弊
之乏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
猥多宜以簡練爲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竝得薦士此誠仄席
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
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旣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
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
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願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
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卽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拜文昌左丞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
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

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
府可去矣毋久畱興以爲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
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
丈人盍上變冀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爲告
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主簿開元中
至穎王傳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郇令裴仁軌
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
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
意解繇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
異其閭歷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爲褚遂良所
惡出爲邢魏二州刺史乾祐雖彊直而昵小人嘗爲書與所善吏

刺取朝廷事迷隱其辭爲吏所賣遂良白發於朝坐流驩州召拜
滄州刺史入爲司刑太常伯舉雍州司功參軍崔擢爲尚書郎不
得報私語擢所以然後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語以自贖詔免官
卒昭德彊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
陵水尉還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
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
計然洛水歲滌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斲殺暴
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行
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
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况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
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

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笞殺慶之餘
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
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
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
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有人獲洛
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
石豈盡能反邪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
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
權爲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
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彊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
不聞有王張祿一言而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卽覺悟則秦之霸
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

長壽以來厭怠細政擢委昭德乘總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彊復
聾盲下民芻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習天下杜口臣
伏見南臺敕自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
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
行方輿駁異是揚露擅命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
讞皆承風指陰相傳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
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天下之重可輕
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察臣之
言又果毅鄧汪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逢弘敏以聞
后由是惡之謂姚璿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
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既而俊臣
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神龍二年贈

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調明堂尉
父哲爲易州刺史坐賊當死頊往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請侍
王巾盥者承嗣喜以犢車迎之三日未言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
死故憂之承嗣爲表貸哲死遷頊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
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閎生平所悟者凡三十六姓
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擢右肅政臺
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
閒言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為疑后曰朕以俊臣
有功徐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
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遠爲尚食
奉御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兵制虜南向頊辭不知

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太原溫彬茂死高宗時封一笥書
諉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事
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還項至募士無應者俄詔以皇太子
爲元帥應募日數千項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爲羣臣道
之項誦語于朝諸武惡之始項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
舍人辭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爲控鶴內供奉
項又彊敏故后倚爲腹心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爲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退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
俯僂項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它日安可保
銜之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項計安出項曰公家以倖進
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效之非止保身且世世
不絕胙易之流涕請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

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
弔爲質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閒如項教后意乃定旣而知項與謀
召見問狀項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速有所
付乃還中宗明年項坐弟冒僞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
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病棘請須臾間后命坐項曰水土皆一
盜有爭乎曰無曰以爲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爲佛與道有爭乎
曰有之項頓首曰雖臣亦以爲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
子再立而外家諸王竝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
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項尋徙始豐
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項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
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朝假虎

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項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
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禕之玄同漏言及誅不失
所以事君者云

裴劉魏李吉列傳第四十一終

裴劉魏李吉列傳

唐書百十七

張韋韓宋辛二李裴列傳第四十三

張韋韓宋辛二李裴列傳

唐書一百一十八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補白水尉舉制科異等
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
坂作大象廷珪諫以為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為塔
極冶之金為象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填塞澗穴覆壓蟲蟻且
巨億計工員窮窶驅役為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
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今天下
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召見長生殿
賞慰良厚因是罷役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
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
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
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

戶口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爲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曆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前詔掘壤伐木寢害生氣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省尋爲中書舍人再遷禮部侍郎玄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

則慮深故能轉禍爲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汛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關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大和是皇天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外廡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矜惠惇獨蠲薄徭賦去淫巧捐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

唐書百十八
執奏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琚持節
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珪陳五不
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齎一石糧負甲百斤盛夏長驅晝夜不
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出軍掩敵兵不數萬不可以行廢農
廣饋饑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
也狄人獸居積漠譬之石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
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
分使十道時遣使齎錦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
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
然之急天下之幸坐漏禁內語出爲沔州刺史頻徙蘇宋魏三州
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
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倚大河

地雖與股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
蠶所宜而加別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蜃
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
準令折免詔可在官有威化入爲少府監封范陽縣男以太子詹
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貞穆廷珪偉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
善及邕躓於仕屢表薦之人尚其方介云

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
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湊永淳初解褐發
州參軍事徙資州司兵觀察使房昶才之表于朝遷揚州法曹州
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吏莫敢繩湊按治杖
殺之遠近稱伏人爲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
文詳吾恨晚得之六遷司農少卿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史睿宗

立授鴻臚少卿徙太府兼通事舍人時改葬故太子重俊有詔加諡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湊上言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大道善善著惡惡明也賞罰所不加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和帝御玄武門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督眾不止逆黨悔非回兵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遁去明日帝見羣臣涕數行下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爲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帝爲太子行不敢絕馳道秦師免胄過周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宮中爲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爲逆又奚可褒此時韋氏逆未明義未絕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命廢之則又劫父廢母

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諡曰恭漢太子據諡曰戾今太子乃諡節閔臣所未諭願與議諡者質於御前使臣言非耶甘鼎鑊之誅申大義示天下臣言是耶咸蒙冰釋不復異議如曰未然奈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以爲辭宜易諡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帝瞿然引內閣中勞曰誠如卿言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實逆不可以褒請質行以諡時大臣亦重改唯罷多祚等贈官景雲初作金仙等觀湊諫以爲方農月興功雖貲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捨耕取顧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不聽湊執爭以萬物生育草木昆蛟傷伐甚多非仁聖本意帝詔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義曰公敢是耶湊曰食厚祿死不敢顧況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爲減費萬計出爲陝汝岐三州刺史開元初欲建碑靖陵湊以古園陵不立碑又方

早不可興工諫而止遷將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諫曰傳云必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毀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爲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母辭尋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以賊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尹縱吏侵漁春秋重責帥其出湊曹州刺史侍御史張洽通州司馬久之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備修舉詔賜時服勞勉之及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諡曰文子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參軍襲父爵擢累諫議大夫天寶五載爲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黜陟使繩糾吏治所至震畏遷文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敘平允官有巧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十三載玄宗苦雨潦閱六旬謂宰相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楊國忠審擇大臣時吉溫得幸帝欲用之溫爲安祿山所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牙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祿山意耶國忠見素趨下流涕具陳祿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表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爲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

反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衆傳聲曰毋害韋公
父子獲免帝令壽王賜藥傅創次巴西詔兼左相封豳國公肅宗
立與房瑄崔渙持節奉傳國璽及冊宣揚制命帝曰太子仁孝去
十三載已有傳位意屬方水旱左右勸我且須豐年今帝受命朕
如釋負矣煩卿等遠去善輔導之見素涕泣拜辭又命見素子諤
及中書舍人賈至爲冊使判官謁見肅宗於順化郡肅宗聞瑄名
且舊虛懷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
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矣
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
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
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
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

異還以相剋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
驗明年三月至鳳翔拜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初行在所承喪亂
後兵吏三銓簿領煬散選部文符僞濫帝欲廣懷士心至者一切
補官不加檢復見素奏宜明條綱以爲持久帝未及從既還都選
者猥集補署無所日訴于朝乃追行其言會郭子儀亦爲僕射徒
見素太子太師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以功食實封三百戶上元
初以疾求致仕許之詔朝朔望寶應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諡
忠貞子諤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温以激其亂陰儲蜀貲待
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
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
仍相之卒爲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爲前知果非

也。諤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玄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諫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悅擢諤御史中丞爲置頓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請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朔方涼州或曰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衆衆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後終給事中

諤字周仁諤弟益之子蚤孤事姊恭順及長身不衣帛通陰陽象緯博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調補千牛備身自鄆尉判人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更進諷諫數移大事裴垍

韋貫之李絳崔羣蕭俛皆布衣舊繼爲宰相朝廷典章多所資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初爲大理少卿累遷給事中敬宗立授御史中丞爲戶部侍郎徙吏部卒贈禮部尚書所著易緼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旣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而李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頗傅會之素議遂衰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知人字行哲叔謙子弱而好古以國子舉授校書郎高宗時擢州參軍八人爲中臺郎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庫員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幾卒子維繩

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貶五泉主簿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剖時負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終太子右庶子

繩長文辭撫養宗屬孤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踰二十
年乃歷長安尉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涇鄜三州刺史天寶
初入爲祕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繩刊是圖簡以
善職稱終陳王傅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待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
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据正不撓景龍中屬羌叛既
禽捕有詔悉誅虛心惟論酋長死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潞
揚三大都督府長史荊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訾入之官
以廬江多盜遂縣舒城盜賊爲衰入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累封
南皮郡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正弟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
治名入爲刑部侍郎初維爲郎蔣柳于廷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
之輒斂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
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故倫特愛之嘗曰此
兒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
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
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
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盜賊州不能訕轉汴
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姚崇爲夏官侍郎
識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亡請鼓吹思
復持不可而止坐爲王同皎所薦貶始州長史遷滁州刺史州有
銅官人鑿鑿尤苦思復爲賈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
爲刻頌其祥徙襄州入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
弭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捕

送詔獄有司劾善思任汝州刺史與王游至京師不暴王謀但奏東都有兵氣匿反罔上宜伏誅思復曰往韋氏擅內謀危社稷善思詣相府白陛下必卽位今詔追善思書發卽至使有逆節者肯遽奔命哉請集百官議議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人數指言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上言夾河州縣飛蝗所至苗輒盡今游食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且天災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出其疏付崇崇建遣思復使山東按所損還以實言崇又遣監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以聞故河南數州賦不得蠲崇惡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帝北巡爲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遷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爲繩察徙太子賓客

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僕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初鄭仁傑李無爲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朝宗

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爲狄又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龐承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養成盛德帝不聽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

言汲者死行人雖賜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并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爲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匯爲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爲高平太守始開元未海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爲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爲長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鉷訊之貶吳興別駕卒朝宗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朝宗孫伋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自山南東道使府入爲殿中侍御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伋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籍請補缺伋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無望縱舍缺者須按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爲縣令使者請伋伋許之旣去召鄉豪責以橈法笞其背以令

部中自是豪右畏戢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充其費伋處以儉約遂爲定制衆以爲難卒贈工部侍郎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瀑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暑雨滯靈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

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官凝就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僂俛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卽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旣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爲姦

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祕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黷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奧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

唐書百十八
十一
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
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參軍事
李欽憲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
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
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
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人失業
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
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彫鐫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
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
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
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安可以
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

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
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爲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
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主弃故宅別築第侈費過度又盛
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
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
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
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
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媿於無用之臣無力
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
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
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爲禍

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壻則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爲久安計不使姦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虚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

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爲減彫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給况必待天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共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

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甲冑寺塔不足穰飢饉矣帝不省睿宗立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自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爲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朋

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韋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爲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黃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

憐悖逆也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爲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贓替否按之岑義屢以爲請替否曰我爲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賴王府長史卒年八十

李渤字濬之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捨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象讚其行因以自倣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戶部侍

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卽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千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凶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視若不成人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而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跡接於

諸侯之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畜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爲起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渤海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又上禦戎新錄乃以著作郎召渤海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

變通之運遺陛下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恒充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羣臣蘊晦術略啓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敘九疇脩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讎渤海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爲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鑄輔政務剝下佐用度而渤海奉詔弔郝士美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閩鄉戶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

并非極泉不止誠繇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
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弗
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奏咨駭即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渤既
以峭直觸要臣意乃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
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植陛下卽位倚以
責功安危治亂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
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拔舊典復
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未聞慰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
勸黜一不職使尸祿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
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
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
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改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

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輩不實輩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
同任輩者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
府監裴通職脩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
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爲上下郎
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爲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
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爲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
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副元穎劾奏渤賣直售名資狂躁
干進不已外交方鎮求尉薦不宜在朝出爲虔州刺史渤奏還信
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觀察使上狀
不閱歲遷江州刺史度支使張平叔斂天下逋租渤上言度支所
收貞元二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死者
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三十年

通賦臣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
詔蠲責渤又治湖水築隄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爲職方郎中進
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閣帝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頓仆
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
閣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
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旣積災釁必生
小則爲旱爲孽大則爲兵爲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卽位
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
不責實不如罷之俄充理匭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
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訴者加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
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章封無闕日天子雖幼
昏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服五坊卒夜鬪傷縣人鄆令崔發怒

竿

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
發以囚坐雞子下俄而中人數十持挺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吏
哀請乃去旣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曳辱中人中
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法臣
恐四夷聞之慢倍之心生矣渤又誦言前神策軍在幔城篡京兆
進食牙盤不時治致宦人益橫帝以問左右皆曰無之帝謂渤有
黨出爲桂管觀察使它日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
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宜少
挺之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卽遣使送發於家且
撫尉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杖發四十猶奪其官至文宗乃用發
爲懷州長史桂有灘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爲漕馬
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厥淺每轉餉役數十

筵

戶濟一艘，渤醜浚舊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洛。大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操自將，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裴潏，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為館驛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玉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粹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潏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潏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

謂

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剗祇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謝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誅權賄，偽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痊，豈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

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潞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赦免。潞議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送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繇給事中爲汝州刺史。越法杖人。輒死。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刑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爲河南尹。復還舊官。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敬潞。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爲權近所持。嘗哀

逆

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大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游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潞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蔽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爲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

臯不獲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爲判官入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爲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權之利然卜式請享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

一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滿歸潁陽注誅以司勳員外郎召累遷諫議大夫爲理匭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先審其副有不可輒卻之臣謂匭出禁中暮而入爲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遷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陰其子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繇是復棄官去開成末爲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中敏所善李款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爲侍御史注自邠寧入朝款伏閣劾奏注內通敕使外結朝臣往來兩地卜射昧謝帝不省後寔用事款被斥去注死繇倉部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澶王傅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

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爲鄜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繇是注卒不相甘終于貶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痂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疽剗脰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僂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犖徒步請尸仇手與夫舍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卽能詩

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旣篡之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卽自任類此牢後亦擢進士第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賈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榮者也至渤爭晏朝潏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安政五年孟秋以万曆刊本一校畢

少竹言

張韋韓宋辛二季表列傳第四十三終

唐書二百一十八

